

工美大师姚迎春

□伍俊颖

1970年，16岁的我走进了一座古老的寺庙，这里是我们的工厂——“花丝镶嵌厂”。

走进昏暗的工作间，除去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和呼噜噜的煤气焊枪声之外，就是一个个和这门工艺一样老气横秋的工作者的喘息和咳嗽声。

我们在狭窄的操作台之间观看，竟不知那些老师傅手里黑乎乎的铁丝一样的东西，竟是昂贵的金丝；台面上一个破旧的小盒子里面，放着的竟是价值连城的祖母绿。

师傅们当中，有一个小个子师傅，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姓姚，由于个子小，大家都叫他“小姚渣子”。师傅们都说：“小姚渣子聪明着哪！就属他的手艺好！”

1977年的春天，单位领导交给我们一个任务，说是要去北海公园的团城，修复承光殿里的白玉佛。去的只有两个人——我和“小姚渣子”——姚迎春。

这尊白玉佛，可以说是国宝级的文物，他是用一整块通体洁白的白玉雕刻而成。在他的头上和衣褶中镶嵌着许多亮闪闪的东西，开始，我们以为是红绿宝石，走近了才发现，其实那不是什么宝石，是在彩色玻璃下面托了水银，灯光一照，光彩夺目，好像宝石一般。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想把这些宝石拿走，结果砸下来一看，是一文不值的破玻璃，就弃而不要了，但是玉佛的整体装饰已经被毁坏了。我们就是来修复这些装饰的。

由于我们已经无法找到相同的托有水银的彩色玻璃，姚师傅特意到工艺美术公司申请了当时还是新鲜物品的水钻，来替代那些彩色玻璃。

他先用铅笔，把玉佛头上、身上的花纹描绘下来，然后，我们铲除掉已经被砸坏的装饰，再把水钻按照原图的样子，一粒一粒地贴上去。最后，由古建队的工作人员贴上金箔，整个

修复工作就完成了。

工作中，他极其严肃。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语，认真地对待每一道工序。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是我们厂里的高级技师了。许多高难度的作品，都是出于他的手。像复制定陵出土的龙冠、凤冠；各种数不清的首饰、项链、胸针；孔雀开屏摆件、天坛祈年殿摆件、美轮美奂的鹿拉车金摆件等精品之作，都是出于他的手。

为了把这份古老的工艺传承下去，姚师傅付出了自己一生的心血。

每当想起他认真工作的样子，我就清楚地看到了大工匠们的工作态度。



正辰杯

说说我身边的大工匠
散文比赛

北京作家协会 劳动午报社
北京正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都之窗

还是让她
自己来吧

□夏雪飞

五岁的女儿上幼儿园回来，突然扭扭捏捏地和我：“妈妈，有个挺为难的事情，我是帮助还是不帮助呢？”

“什么事情呢？跟妈妈说说，妈妈给你支个招。”我说。

女儿说：“我们班一个女同学跟一个男同学挺好的，她明天要去亲戚家住两天，让我帮个忙，替她跟那个男同学领个结婚证，再帮她生个孩子。”

我听了，强忍住笑，认真地告诉女儿：“这个忙可帮不得，法律规定领结婚证得男女双方亲自去办，不能让别人代领。”

“那生孩子呢？可以帮助生吗？”

“这个当然不能帮助了，你回头告诉那个女同学，自己的事就要自己做。”

女儿听了说：“就是，她也不差这两天，还是让她自己来吧，我听说生孩子可疼呢！”



野菊

于佳 摄影

临江仙·鲜花港菊花

□赵德印

红白浅紫接深黄，摇情吐露清香。一场秋雨一夜凉。凝心倚秋光，蜂飞蕊中忙。

年年岁岁花复黄，乐在爱润诗章。文人墨客挥笔忙。灵动在花港，流韵咏绽放。

小闹钟情结

□何杲

我从舒适的被窝里薅出来，催促我起床，开始一天紧张的学习。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对它的认识逐渐改变了，不在讨厌它，反而感到它的辛苦和功劳。没有它，我上课会迟到，生活中会误事，甚至会养成懒散的作风和不守时间的坏习惯。想到这儿，再听到它的闹声，不再觉得焦躁，忙碌的早晨也不再紧张，反而对它生出些许感激之情。

后来，家里有了自动报时的钟表，再以后自己有了手机。悠扬的乐曲、诙谐的彩铃，取代了它日复一日的闹

声。我满腔热情地去拥抱新生事物，对这个小家伙也就逐渐地冷落和淡漠了。

物是人非，时过境迁。如今我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搜索依稀的记忆，这个小物件重又回到我的身边，拂去历史的尘土，这个古铜色、布满岁月锈痕的小钟表，又勾起我对它的旧爱。我把它擦拭干净，再次上弦，清脆的哒哒声重又响了起来。这不禁让我想到，人生的路永远都需要一个“闹钟”，时刻提醒你，规范自己前行的轨迹，去追求生活的真善美。



这条路

□古草

这条路很长
走过这条路的人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些年崇高和敬仰
总和我在往昔的岁月里相逢
雪山的寒冽蛮荒的死寂
金沙的惊涛草地的狰狞
一路的围堵堵截
一路的艰难险阻
没有枪高的孩子
以及在这条路上
那些倒下又矗起的
许许多多无名的碑铭
都是我不该忘却的

许多年过去了
又是许多年过去了
草木繁茂阳光充足
当我们无限怀念
那些曾高举信仰的
灰军装红五星麻草鞋
在歌舞升平的今天
以致未来的岁月里
是否应该有什么
深入到我们的灵之中呢

先驱

□王威

命运的头颅
安放在两万五千里的沿途
安顺场、大渡河
湍急的江水、静默的夹金山
还有吞噬忠骨的莽莽草地
一首史诗在朔风中回荡
仿佛冲锋的号角从未熄灭
向前向前向前——
带血的脚印
丈量着红色的信仰
沉重、坚定、悲壮

那些清晰的面孔
正以不同的表情
凝望星空深处的理想
依然年轻、依然义无反顾

其实，雪山没有名字
锋利的文字
八十年未曾改变
远远望去
一座耀眼的丰碑
几行血染的碑文
辽远而壮阔
从那时起
有许多灯火为此而点亮



正辰杯

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
诗歌比赛

北京作家协会 劳动午报社
北京正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都之窗



散文

人到老年，常愿走进旧事，哪怕寄托往日生活和情感的旧物，也常点染我们的往昔，勾起至深的感悟。

记得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父亲有一天对我说，从明天开始，早晨起床就不要再等人叫了，我把它留给你。顺手就把家里这只精致又老旧的小闹钟放在了我的床头。从此，这个小东西就成为我的小伙伴，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说实话，开始我并不喜欢它。因为除了节假日，它每天都在不停地闹，调门高，又没有旋律，不知搅了我多少好梦，也不知多少回把